

现代文学作品分析

上册



浙江省宁波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编

现代文学作品分析

上 册

浙江省宁波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编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1	《伤逝》——一出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	戴莲康
7	情景交融 意境深邃 ——读鲁迅《秋夜》·····	凌 坚
14	“五四”时代的号角 祖国新生的颂歌 ——《凤凰涅槃》简析·····	晨 光
22	“灰色卑琐的人生” ——读《潘先生在难中》·····	禾 火
29	新的题材、思想和人物 ——《春风沉醉的晚上》浅析·····	周乃复
36	情真意深 精巧缜密 ——浅谈朱自清的《背影》·····	令 声
41	徐志摩诗浅析·····	陆冰扬
48	简谈闻一多和他的几首诗·····	徐 晓
56	田汉和他的《获虎之夜》·····	苏 伶
62	关于《子夜》 ——兼析第十九章·····	云 子
72	《春蚕》简析·····	林芷茵
77	《林家铺子》分析·····	白 英
82	谈茅盾的《当铺前》·····	朱应作
85	鞭挞·控诉·抗议 ——略谈鸣凤之死·····	吕 萍
92	试析冰心的两篇作品·····	林 明
99	旧时代的葬歌 ——简析祥子和虎妞·····	鸿 樵
107	简谈《雷雨》(第二幕)·····	频 之
113	张恨水·“鸳鸯蝴蝶派”·《啼笑因缘》·····	鲁牧文

《伤逝》——一出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

戴 莲 康

“五四”时期，许多新文学作家热衷于表现青年男女恋爱、追求个性解放，鲁迅的创作是个例外，他写的较多的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被压迫的社会下层的各种不幸。如果说鲁迅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主题，《伤逝》却又是唯一的例外。《伤逝》是鲁迅小说中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主题的绝无仅有的一篇。而这篇小说恰恰回答了这类文学作品中所宣扬的思想，指出青年男女单是追求恋爱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是远远不够的，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脱节的，即使一时取得成功，但最后仍是注定要失败的。从《伤逝》这一主题思想可以看出，鲁迅的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的深邃眼光，超过了当时一般文学作家的思想高度。

《伤逝》写于1925年，所说的是二十年代一对青年男女涓生和子君恋爱婚姻的故事，背景是古老的北京。这个时候，革命的势力还刚在南方兴起，而北方正处在五四运动的落潮时期，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重重严酷统治，虽时有群众斗争的冲击，但整个社会气氛依旧一片黑暗和阴险，涓生和子君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

文中的子君是一个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新女性，在为自己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斗争中，是勇敢无畏的。她和涓生相爱，遭到北京的胞叔和在家乡的父亲阻挠和反对，社会上封建势力也投以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作为一个弱女子，要

冲破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的樊篱，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但是这位富有叛逆精神的中国新女性，经过自己的思索，分明地、坚决地、沈静地说出了响亮的语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面对包围着的庞大封建势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在这一点上说，她比涓生的态度更为坚决更为彻底，性格之率真，大胆，在五四时期，可以称得为一个革命的战斗士。

子君读犯父辈的意志、冲出封建礼教的囹圄，毅然离开家庭，终于和涓生同居在一起，她以坚强的态度，取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她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实现了。然而作者并没有就此为止，简单地给予完满的结局，而把重点放在子君其后遭遇和命运的展开上。

子君的理想，只不过是建立一个安宁和幸福的小家庭。通常来说，这不算过高的奢望，然而在旧中国黑暗的社会中，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小家庭，也多数是空中楼阁。子君在建立家庭不久，生活的鞭子很快使她抛弃了自己的理想和志趣，而把她投入到冗繁琐碎的家务之中，她不能读书和散步了，只是每天烧饭，做菜，侍候涓生、家犬阿随和几只小油鸡，终日汗流满面，两只手也粗糙起来，甚至连谈天的工夫都没有。也就在辗转厨灶鸡犬之间，个性解放的要求也逐渐为平庸的生活所吞噬。他们的家庭生活远非安宁和幸福的，甜蜜的爱情变味了，带给她的是一杯涩味的苦酒。尽管这样，子君与涓生被封建礼教认作越轨的同居，仍然引起了封建社会势力极大的非议和仇视，社会的压迫接踵而来，而其中给她最沉重打击的是涓生职业的解雇，他们的家庭生活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经济的窘迫使她不得不宰杀已在消瘦下来的油鸡，放掉了曾经精心豢养

过的爱犬阿随，使她与涓生从思想性格上的差异，发展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隔膜，变得愈来愈不相互了解，以至导致爱情生活上的崩溃。最后子君事实上承认了她追求个性解放的失败，回到了反对她婚姻自由的封建家庭，在父亲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屈辱地走她人生的路。不久，她终于死于无爱的人间，这路的尽头，竟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涓生是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四退潮后，没有继续投身于正在深入发展的革命斗争中去，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她追求婚姻自由，要求个性解放，但又在反对新事物新势力的一个局的旧机关谋事，这就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软弱性，他彷徨在新与旧、振作与妥协、追求与颓唐之间。如果说他与子君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当取得婚姻恋爱胜利的时候，他还不满足于小家庭的平庸生活，还想振作一番新精神，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起初，为了维系这个小家庭的生活，他也未敢对此稍有向往，而当封建势力夺去了他的职业使他家庭失去基本生活条件时，他才想在颠沛困顿的生活中挣扎出一条个人奋斗的路来。但是社会并没有为他安排一条如愿以偿的道路，在几经挫折以后，他认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而他这大半年来，只为了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但是他却动摇了与子君的爱情，他没有把子君从家庭的狭小眼界引导到广阔的社会天地中去，一起去开辟新路，而是把与子君的爱看成是精神和生活上的沉重负担，成为开辟新路的障碍，以至逐渐发展到要摆脱子君，撵走子君，甚至想到子君的死，虽然在想到子君的死的时候，立即感到自责和忏悔。在这里也显然暴露出涓生个人奋斗理想的弱点。从涓生的主张来看，他与子君的分离，为的是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免得一同灭亡。实际上子君回到父亲的家，正是把她

送上了死路。而个人奋斗也没有给涓生什么希望和出路，“一天一天，无非是死的寂静”，以至不得不重又回到他以前的会馆住所，孤身独坐，追伤那逝去了的一切，为子君，为自己，诉说悔恨和悲哀。涓生悔恨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不该将真实说给子君，这是因为在那种冷酷的社会里，虚假的谎话倒可以给人们以暂时的安慰和温暖，而说出真实，却给人以莫大的痛苦和幻灭。鲁迅曾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①对涓生所说的说谎和真实，也可以从这样的认识去理解。

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悲剧产生的基本原因是他们没有把个人的婚姻自由、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没有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就奋斗的性质来看还是属于个人主义的人本主义，眼光还只限于自己狭小的家庭，没有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南方大革命的曙光还没有在他们视野上投下射影，因此，他们感到力量单薄，孤独无援。毛泽东同志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②涓生和子君结合以后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空虚和行动上的动摇，其根源也在于此。鲁迅对子君和涓生批判的同时，是怀有深切的同情的。他希望涓生在悔恨和悲哀之余，能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

在任何社会里，一个人首先要解决衣食住等的经济问题，然后才能从事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经济是人的生存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这是社会科学上最浅显也是最根本

的一个原理。社会解放不只是政治解放，而且还要经济解放，特别对妇女解放来说更是如此。妇女要解放，首先要自己能生存，能独立，经济权能否取得便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了。作为中国女性的子君，也面临着妇女解放同样的问题，当时社会并没有给她以经济权，没有经济权，就无以自立，就只能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当涓生不能养活她的时候，回到自己所不愿的父亲家里去，就势所必然。子君争取个性解放的失败，归根到底，也是经济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伤逝》可以看作易卜生《娜拉》的续篇。娜拉终幕时是离家出走了。娜拉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没有解答，但从鲁迅的观点看来，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社会并没有给她经济权。这就触及到了妇女解放问题的实质。

鲁迅敏锐地观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他在作品里把主要锋芒指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习惯势力，在《伤逝》里既没有触目惊心的刀光剑影，也没有凶狠残暴的官绅匪商，而是统治者凭借社会制度和社会舆论，用生活的绳索扼住脖子的办法来迫使弱者就范。鲁迅在作品里没有表现旧势力的表面凶狠和残暴，而是着眼于挖掘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吃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习惯势力，体现了他观察社会生活的深度。

与鲁迅冷静地思索人生、观察社会相适应的，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体现了深沉、隽永、冷峻的风格。作者采取第一人称的“手记”的写法，通过男主角的自我叙述和内心自白，使读者感到亲切动人，加上它从涓生怀念和追忆中开始的倒叙手法，从寂静和空虚的会馆重又回到寂静和空虚的会馆，情景依旧，人事全非，愈加加深哀伤、低徊的沉重气氛。整篇基调是忧郁的，这与当时鲁迅处于彷徨、探索时期不无关系，但鲁迅是一个革命战士，在作品阴沉暗淡的外壳下，我们仍时时感受

到作者炽烈情绪的燃烧和对希望的执着追求。整个作品以平淡细腻取胜，故事情节并不曲折离奇，只是写了涓生与子君这对青年男女从相爱到分手，从奋斗到失败的过程，其他的一些人物和情节大多略略带过。通篇的手笔简洁凝练，往往抓住几个细节，寥寥数笔，便极省俭地勾勒出某种社会人物的身份、思想和特点，例如，借鲇鱼须的老东西和雪花膏的小东西象征当时的社会习惯势力和舆论，用蓄狗养鸡衬托子君精神上的空虚和平庸，用电影里见过的求爱方式说明涓生还只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加上那探究社会人生真谛的诗一般的抒情和哲理式的语言，处处显示出作者艺术手腕的高度纯熟。

《伤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一代人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的旧中国和吃人的社会制度，懂得今天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此外，近年来，某些文艺作品过多地表现青年男女恋爱的主题，没有把青年引导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忘了理想翅膀之飞翔，《伤逝》在这方面不也对我们有所启示吗？

注释

①《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杂文集《坟》。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情景交融 意境深邃

——读鲁迅《秋夜》

凌 坚

—

《秋夜》是《野草》的首篇。《野草》是鲁迅写的一本散文诗集，共二十三篇。这些作品分别创作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之间。鲁迅写作这些散文诗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退潮之后，革命运动正在由低潮逐步兴起，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南方，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的反帝浪潮。但是北方仍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它们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皖系军阀段琪瑞开枪屠杀大批徒手请愿的青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思想文化界，“五四”以后，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之流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公开投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怀抱。鲁迅指出：“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自选集·自序》）鲁迅这时正

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心的北京。他和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身受黑暗统治的重压。他一方面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现代评论”派作韧性的战斗；另一方面，由于这时他还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因而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革命前进的道路，曾一度感到孤独、苦闷和彷徨。他在致肖军的信中曾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他在同时期创作的《彷徨》书前题辞中，引用的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心境。不容置疑，他思想上主导的一面是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他是在战斗中求索，在求索中前进的。《野草》正是体现鲁迅这一段时间思想面貌的代表作。

鲁迅为什么以“野草”命名这本散文诗集，有何寓意呢？从《野草·题辞》里，我们可窥知一二。首先，这是作者的自谦。他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这是表明《野草》是他耗费了一部分生命所培育出来的，它不是参天乔木般的伟大作品，而只是一丛野草式的“随时小感想”。在《〈野草〉英译本序》里，他又说，《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其含意是相同的。其次，他说：“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这段话表明，这二十三篇散文诗，如野草一样，植根于现实斗争的土壤之中，吸取了现实生活的营养，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真实感受的记录。

《野草》是现代文学史上散文诗的杰出代表作。它虽然不是煌煌巨著，却是鲁迅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作斗争

的武器之一，闪耀着战斗锋芒和时代精神；是鲁迅在探索、追求新的革命道路中的思想矛盾和斗争的表现，是他新旧思想交替过程中自我解剖的真实写照。

二

《秋夜》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寄寓着作者鲜明的爱和憎，诅咒和歌颂，洋溢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作者谈到《野草》的写作时，曾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自选集·自序》）又说，“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野草〉英译本序》）这就告诉我们，《野草》中的篇章，决非无病呻吟之作，都是有所感触而发的。同时，由于它产生于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言论不自由，“难于直说”，所以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含蓄，在艺术表达上多有所象征和寄托，往往不是一览无余，一目了然的。我们须细细揣摩，反复咀嚼，从而体味《秋夜》丰富的象征意义，深刻理解它的社会内容和作者所倾注进去的感情。

《秋夜》中“鬼映眼的天空”、“窘得发白的月亮”、“繁霜”以及“夜游的恶鸟”，都是作者心目中黑暗势力的象征。鲁迅在《厦门通信（二）》里说：“荷叶……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凛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这段话对我们理解《秋夜》的象征意义很有裨益。它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作者攻击的“凛秋”就是反动统治者的象征。不过在《秋夜》中，它被形象地描绘为“奇怪而高”的秋夜的“鬼映眼的天空”罢了。这“鬼映眼的天空”的本性残酷而诡

诈。它“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杀戮无辜的弱小者的生命；它把小粉红花“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它使枣树“落尽了叶子。”自然界里一切树木花草无不受尽它的摧残与蹂躏。而它在干着这一切凶残、卑劣的勾当时，还眯着狡黠的“冷眼”，露出奸诈的“微笑”。这洋洋自得的“冷眼”，这蛊惑人心的微笑，恰恰显露了驾凌于一切生物之上的“天空”的阴险与诡诈。但是色厉内荏是一切反动派的本质特征。面对枣树的坚强的搏击，自以为得计的“天空”“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它退却了，然而并不甘心于失败，还在玩弄新的花招：它“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的眼睛。”“蛊惑”一词，刻划出“天空”妄想诱惑人心，拉拢人心的毒计。

月亮曾被中外诗人当作美好的事物来描写，但在《秋夜》里，它却是枣树直刺的对象。因为“圆满的月亮”高挂中天，粉饰和点缀“天空”，美化黑暗现实。月亮象征反动统治者的帮凶，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收罗豢养的帮闲文人。它和其主子一样，也是外强中干的。当枣树的枝“铁似的”直刺它时，它也“窘得发白”，“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月亮只会向西移动，怎么“躲到东边”去呢？这里所写的是作者在深夜里一瞬间的错觉，并非是说月亮真的向东边移去。

在秋夜的黑暗中，“枣树”是反抗者的战斗形象，是坚强不屈的革命者的象征。他的遭遇比小红花还要凄惨，不但枣子一个不留，而且被“凛秋”摧残得“简直落尽了叶子，单剩干子。”但是他比小红花刚强、乐观。一身没有负累，不是更可以轻装上阵、勇往直前吗？他反而觉得“欠伸得很舒服”呢！尽管经年累月的战斗使他伤痕累累，然而，他用“低亚

着”的几枝，护定他的皮伤，仍然坚持战斗，用“最直最长的几枝”“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充分显示出他的坚强的斗志。他是头脑清醒的革命者，对敌人决不讲“费厄泼赖”，当“天空”不安、避开时，他“直刺着”它；当月亮也退避三舍时，他“直刺着”它；当天空“挟着许多蛊惑的眼睛”时，他仍然“直刺着”它。他既不被敌人的暂时退却所欺骗，也不为敌人的各色伪装所诱惑。“一意要制他的死命”——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目标。枣树的毫不妥协的革命坚定性，不正是鲁迅自己精神的写照么？鲁迅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血的经验教训，主张“痛打落水狗”，对敌人不应采取姑息宽纵的态度。作者在《秋夜》里赞颂的枣树的韧性战斗精神，和他同时期写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所阐述的论点真是异曲同工，所不同的《秋夜》是以诗的形象、诗的语言表达了这个哲理，富于象征性和暗示性，让读者有驰骋自己想象的广阔天地。

枣树是勇敢顽强的革命者，但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他处境艰苦而孤单，没有携手共同战斗的战友，也看不见胜利的希望。“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这是作者当时孤独、苦闷、彷徨心绪的流露。他感到“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自选集·自序》）在《题〈彷徨〉》诗中他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彷徨中鲁迅并未放下武器，停止向敌人的斗争，但他认为自己是“荷戟彷徨”的“一卒”，是孤军作战的。这时鲁迅还没有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革命的前景。因而他笔下塑造的枣树形象是孤军奋战者，坚韧地抗争着，桀骜而又孤独，没有看到真正的出路。

和枣树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相对照的是小粉红花。她也备

受“凛秋”的折磨与凌辱：她的花开得“更极细小了”；在秋风秋雨的吹打下，花瓣纷纷落地，只剩“最末的花瓣”了；她被“冻得红惨惨地”，浑身瑟瑟发抖。但是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用“秋后要有春”的美丽梦想来安慰自己的心灵。她不象“真的猛士”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却沉醉在虚幻的梦境里。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的表现。她身受黑暗现实的重压，却缺乏与之作斗争的勇气；她憧憬美好的春天，却只是消极的等待。以梦想代替反抗，改变不了被压迫者的命运。作者对小粉红花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她的遭遇以至梦想都是十分同情的，但是鲁迅又多么热切地希望弱者起来抗争啊！

最后，关于小青虫形象的象征意义，历来学术界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它是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战士的形象；有的则以为它是跟光明捣乱的分子，是作者否定的形象；也有以为它是逃避黑暗，逃避斗争，休憩在虚幻的“光明”与“春境”中的利己主义者的形象。

我们且看作者笔下小青虫的形象：“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它和小粉红花同属弱小的生命是无疑的。它生活在黑暗的现实里，向往和追求着光明。它们看到了室内的亮光，就向着发射亮光的灯火奋不顾身地扑去。由于它们的动作是“乱撞”，以至其中的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被烧死了。小青虫对光明执着追求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但由于斗争的盲目，加上力量的单薄，追求光明的结果却是自身的死亡，这又使作者感到哀伤。鲁迅不仅提倡韧性的战斗，而且主张要讲究斗争的战术和战略。他反对盲目蛮干，乱冲“乱撞”。他曾劝告青年学习“壕堑战”，不要象《三国演义》里许褚那样“赤体上阵”。

因为“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华盖集续编·空谈》）

因此，我们认为小青虫是当时热爱理想，追求光明，虽有革命热情，却又无力改变黑暗现实的青年学生的象征。作者对他们追求光明的精神是赞赏的，对他们因盲动引起的牺牲则无限惋惜，并含有批评之意。

总之，《秋夜》写的是在凛秋的一个深夜里，作者在自己的后园和屋里的所见所感。文章把秋夜的真实景象的画面与富有象征意义的想象画面交织在一起，既逼真地再现自然景物的特征，又赋予秋夜景物以拟人化的形象，渗透着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从而构成深邃的意境，产生了特殊的艺术魅力。例如既高且蓝的天空是实景，但天空眯“冷眼”，现“微笑”却是拟人；“圆满的月亮”是实景，但月亮的“窘得发白”却是想象；开得“极细小”的粉红花是实景，但它“瑟缩地做梦”却是幻想；枣树“简直落尽了叶子，单剩干子”是实景，但它直刺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却是想象。作者就是借助于这些丰富的联想，溶情于景，托景寄情，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战斗意义，揭露与抨击“凛秋”——黑暗势力的凶残、狡诈与怯弱，热情赞颂“枣树”——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对被压迫者向往理想、追求光明的心志则寄予深切的同情。《秋夜》所表现的鲁迅积极战斗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成为鼓舞人们向上，引导人们前进的力量。

“五四”时代的号角 祖国新生的颂歌

——《凤凰涅槃》简析

晨 光

—

郭沫若，我国现代伟大的诗人、作家、戏剧家，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一九一四年他赴日留学，先是学医，“学医为的是想学点实际的本领，来报国济民。”（《郭沫若选集·自序》）后因两耳重听，使他无法行医。他这时广泛阅读泰戈尔、歌德、海涅、雪莱、惠特曼等人作品，深受其影响，开始写作新诗，从事文学活动。伟大的“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感情，连续发表了许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创性的新诗，形成了他的“诗的创作的爆发期”。正如他在《序我的诗》中说的：“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就是这样火山爆发式的内心感情的结晶。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册中一部光辉的新诗集。其中的诗歌大部分写作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至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